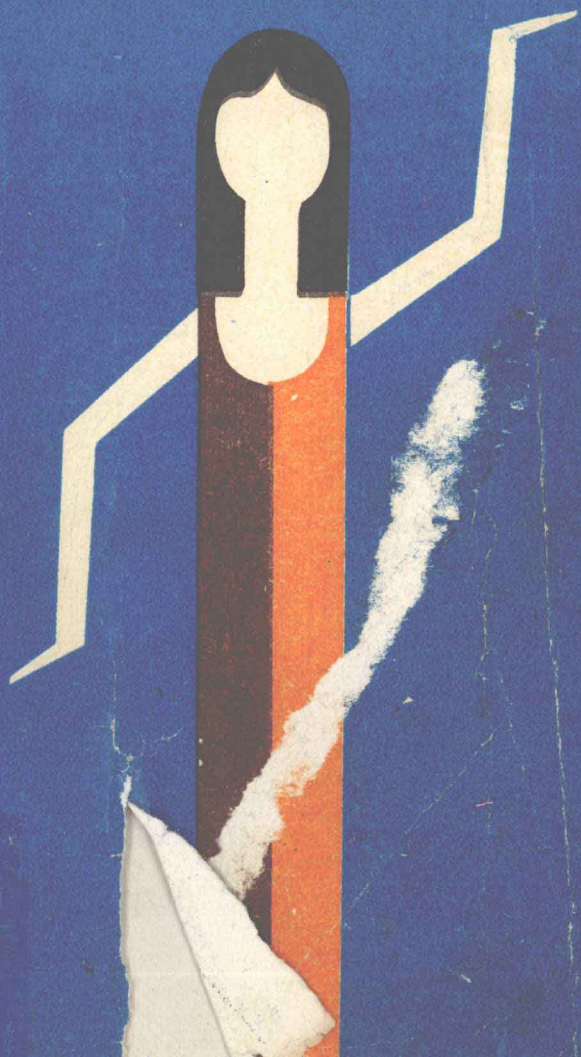


香雪海

香港・亦舒



香雪海

香港·亦舒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巨商之私生女香雪海，性情怪异，神秘莫测，偶遇青年职员关大雄，一见钟情。关亦深爱香女士，但已与女作家凌叮当相恋，于是徘徊于二女之间。正欲与凌举行婚礼之际，他突然失踪……

此作悬念重重，波澜起伏，非一气读罢不能释手。

香 雪 海 XIANG XUF HAI

亦 舒

责任编辑：胡卓识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插图：秋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25印张 3插页 135,000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辽宁日报印刷厂印刷 印数：1—50,000册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：10389·108 定价：1.60元

我与叮当踏入市立音乐厅的时候，就觉得气氛不对。

偌大的音乐厅有两千六百多个位子。我们进场的时候已是八时二十五分，演奏将在八时三十分开始，但全部座位都空着。

说正确点，只有最前三排，与最后三排坐着观众，其余的座位全部无人。

叮当第一个忍不住，她轻轻说：

“明明一早挂出满座牌子。”

显然其他观众也有同感，互相窃窃私语。

我说：“这次演奏早三星期出售门券，我们险些儿向隅。”

八点半正。

在深紫外丝绒幕升起之前，有一行观众约五六人，静悄悄进入音乐厅。

我看清楚他们的成员是五男一女。

女的独自霸占音乐厅最正中的位子。其余那五人并不坐她身边，分散在四角，仿佛在保护她。

叮当困惑不解：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难道不是一场公开演奏？”

很明显，除了前三排，后三排，全部票子已被人以滑稽

的手法包了下来。

而这个人明明是坐在音乐厅中央的女客。

我忽然感到愤怒。

这是一场难得的小提琴演奏会，演奏人是鼎鼎大名的重阳庆子，这城市里有那么多的音乐爱好者，市政府花了纳税人不少钱，才礼聘得名家来演奏一场。这女人凭什么买下所有的票子，来剥夺其他市民的权利？

八点三十二分，丝绒幕升起，演奏开始。

我无法集中精神聆听演奏。

我不能理解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

我盯着这女人的背部，只见她穿着一袭黑衣，一动不动，端坐着，全神贯注地听重阳庆子表演。

我咕哝：“这城里精神不平衡的人实在太多了。”

叮当说：“吁。听，出神入化的弓法。”

那女人长发，梳髻。

我看不清她的容貌。

完场时观众零落但热烈地鼓掌。零落因为总共才那几十人，热烈是因为演出实在精彩。

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听而不闻。

散场时我们走的时候她仍然端坐。

其余的观众都是知识分子，但经过她身边的时候，还是禁不住向她投去好奇的一眼。我与叮当坐在后三排，没有这种机会。

我问：“她是谁？”

叮当说：“城里那么多有钱人，谁知道？”

“要不便包下整座音乐厅，干吗包剩前三行，后三行？”

我按捺不住。

叮当“咕”的一声笑出来：

“关大雄，说你笨，你还真笨。若是整间音乐厅包了下来，又有谁议论纷纷，知道她今晚的威风史？”

我长叹一声：

“叮当，你真聪明。”

她嫣然一笑：“不敢当，大雄。”

第二天，报上便有花边新闻刊出：

“黑衣女包下音乐厅独自欣赏名家提琴演奏。”

记者言下之意，大对这个女人的“豪爽”作风表示敬意，这个势利可怕的社会，只要能够哗众取宠，就有跟尾的狗。

音乐会虽已成过去，我仍然不甘罢休，打电话到相熟朋友处询问。

老陈是市政府音乐厅的经理。

我开口便似审犯：“有人垄断演奏会的票子，你该当何罪？”

“我知你指什么，”老陈笑道，“早有记者来鼓噪过，你们根本不知事情首末，就乱嚷嚷。”

我冷笑一声：

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重阳庆子这次来港，全属私人性质，与我们无关，音乐厅亦由私人租下，而出售六排座位，只是事主一片好心，想与他人共赏重阳氏的奇技。明白没有，关大雄先生？”

我做声不得。

“真的那么简单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就是那么简单。人家租借音乐厅确是作正当用途。

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？”

我挂上电话。

神秘，无限的神秘。

噢，大城市一向多奇人奇事，不提也罢。

至于我。

我是一个小人物。

关于我本人的资料：

关大雄，男，三十岁，独子，伦敦大学文学学士，哈佛大学管理科学硕士，现任职美国元通银行营业部经理，月薪一万三千七百五十元，足够我七日零十三小时花用，余二十二日零九小时之生活费由父亲资助。

我的缺点：好色、多心、贪图享受。

我的优点：勤力、苦干、不喜出风头。

致命伤：很有点脾气。

最大的收获：我的女友叮当。

叮当姓凌，信不信由你，她的本名就真叫着叮当。

叮当是一个作家。

伊的小说畅销。可读性强，并且获得知识分子的好评。她每天工作只有两个钟头，短短的时间内，一支生花妙笔便将故事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一天中其余的时间，叮当用来玩。“玩”包括学葡萄牙文、摄影、杖头木偶、篆刻，也有音乐和各种游戏、逛书店、设计时装，更连带约朋友出来闲谈、喝酒、听音乐。

叮当最近的嗜好是跟一位西洋老太太研究邮票设计，又查访世上所剩余年准份好的白兰地，到底还有多少瓶。

叮当的生活无聊透顶，但也丰富到绝顶。

她之会看上我，可说是奇迹。伊摊摊手，“嗜好太多，没时间挑男朋友，只好随便拣一个。”吐吐舌头。

其实不是这样，其实是我辛辛苦苦追求她。

至于那半欢愉半辛酸的经过，不谈也罢。每个有女朋友的男人，相信都有此类经验。

世上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引起叮当的好奇，对于生活，她非常热忱。太阳底下，都是新事，她性格全属光明面，给我带来热量。

我爱这个女人。

而且你别以为她长得不好。她是一个漂亮的女郎，又洒脱、聪明、圆滑、懂得穿懂得吃，经济独立、性格强、有毅力。

想想写小说是多么寂寞的工作，伊坚持了十多年，且从不脱稿。

我们打算在今年底结婚。

叮当说：

“婚后养五个孩子，从此退出江湖。”

我打趣她：

“你进过江湖吗？”

她会拍打我的背部：

“宝贝，我曾经历的一切，你半丝头绪都没有。”

我拉住她的手：“半斤八两，关于我，你又知道多少？”
我笑，“你知否我一见金发蓝眼的妞，马上一颗心会乐得咚咚跳。”

“今天晚上的节目，难保你可怜的心不跳出口腔。皇家芭蕾舞团全体明星合演吉普赛。”

“你买了票子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的，排半天的队。”

“你找别人陪你去，我不再想踏入那间古怪的音乐厅。”

“音乐厅有什么古怪？”

“那个穿黑衣的女人，自以为可以包下一切。”

“真奇怪，一个陌生人能令你困惑良久。”

我说：“我问过老陈，他说重阳庆子音乐会由香氏航业主办。”

“咄！”

“咄什么？”

“多日之前的事，你还记住干什么？”

“香氏航运——你有没有听过？据说这间大企业的主人很爱好艺术，老接待艺术家。”

“——成了名的艺术家。”叮当笑咪咪加一句。

我也笑。

叮当问：“我去看芭蕾舞，你上什么地方？”

“找金发女郎喝酒去。”

“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。”

我们下午就出发了，我约好黄森玩风帆。

我们到达茜草湾附近的海湾，清澈的水，深紫色的天空，太阳已经下山，天色犹自未暗，半明半灭，有种出奇的宁静美丽。

黄说：“真想睡在这里。”

“风帆专家，当心令夫人发脾气。”我说。

他耸耸肩膀。

风帆的篷犹如蝴蝶般彩艳，我俩顺风驾腾，左右回旋，

享尽清风白浪。如此享受，做人夫复何求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黄森说：

“大雄，你看！”

我随他所指看过去，只见一只黑色的快艇以全速向我们驶来，黑色诡秘，船型凶恶，激溅起几近一米高的海浪。

我大声说：

“不要紧，我们目标大而且明显，不会看不到我们。”

黄森到底是老手。

“大雄，快，跳水游逃。”他嚷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快艇正向我们撞来，快！”

我说：“不可能——”快艇已似一枚黑色的炮弹向我们冲来。黄森早已弃船不顾，游出去老远。我只好跟他做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快艇已经撞上来了，将我们的彩色船帆扯成碎片，随即不顾而去。

我气炸了肺，在水中紧握拳头，大声叫：

“他妈的，这简直是谋杀！草菅人命，报告海事处，马上叫水警轮来，马上。”

我得不到答案，吓了一跳：“黄森，黄森。”

“我在这里。”他很镇静。

我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正象你所说，让我们通知水警。”

“你可记得快艇的号码？”

“快艇上没有标明号码，但漆有一个字。”

“什么字？”

“一个‘香’字。”

我心一动，象是触动件很重要的事，一时间却茫无头绪。我以最激动的语气向水警报告一切。

水警说：“茜草湾对外三百处的无名小湾，属私家水域。”他冷冷看着我，仿佛是说我自取其辱。

我涨红了脸：“胡说！”

“先生，我怎么会胡说？”水警向我瞪眼。

黄森阻止我发作：“大雄，听他说下去。”

“这个小湾风景好，不少私人闯进，主人忍无可忍，投诉多次。两位先生，你们恐怕没有留意告示牌吧？”

我挥动手：“什么？我们差点惨遭谋杀，不但不获保护，而且还被当贼看待——”

黄森打断我：“即使我们误闯私家领地，所遭待遇，也太离谱了。”

水警摊摊手：

“可是你们又不记得快艇号码，没有证据。”

我啼笑皆非：

“我一向以为这是个法治城市。”

水警面孔森严地看着我们。

黄森说：“我记得游艇上有一个‘香’字。”

“香？”水警不感兴趣，“那可能是任何人的标志。”

“香——”我仍觉得这个字象是唤起了什么回忆。

我同叮当说起这事情始末，一再申明，气得不得了。

“你是越来越小心眼了，”叮当说，“最好一整条街都由得你关大雄一个人走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”我解释，“这跟走路无关，多少个下雨天，中环人挤人，伞擦伞，那打字员模样的女孩‘啧啧’

对我有烦言，我都不动声色。”

“太伟大了。”叮当白我一眼。

我气结。“你根本不是在听。”

“我是在听，你说下去呀。”

“叮当，你在家太久了，闲时取出鸡血石的印章，往朱砂印泥上盖一盖，对牢亮光盖个印，慢慢鉴赏。你根本不知道外头在发生什么事。”

叮当微笑：“好，讽刺我与时代脱节。”

“你只知道特地在大雨的时候约好诸闲杂太太小姐到半岛喝下午茶，贪其情调好。你可知柴湾的居民在下雨天早上六点钟便得出门，为了怕车塞迟到？”

“这跟你放风帆受了气回来，有什么关系？”

我气结。

“你想我同你报仇？在专栏中把那只黑色魔鬼游艇骂个半死？此间不少女作家具此类作风，惜我不是其中之一。对于社会问题，我无能为力。”

“叮当！”

“大雄，你的脾气老不改。去年有一部法拉利在香岛道超你的车，你就千辛万苦把车主找出来，在一盘国际象棋中将他击倒，才算出口气。大雄，你都三十多了，这样好意气，辛不辛苦？”

我声音低了下来：

“对。叮当，你说得对。”

“这种无谓的意气，争来干什么？忘记它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”

“下不了台。”

“如果我去买东西，跟态度不良的售货员争执，你会不会同情我？”

“不。”我说，“好了，叮当，我答应你，我不再追究这件事。”

“香港太挤，下个月我们到菲律宾去玩风帆，可好？”

我“破涕为笑”。

我非常努力地把这件事忘掉，同时安排假期，与叮当到马尼拉去。

我们买的是头等机票。

叮当这个人平时衣食住行都很经济，但坐飞机，不论长程短程，她一定搭头等。她说她的身体无法折叠，歉甚。

对于她这些小习惯，我一律尊重，并无异议。

飞机往马尼拉只需三小时左右，我们的一班飞机却迟迟不开，足足延时二十分钟。

这次是叮当不耐烦：“发生故障啦？”

我说：“恐怕是在等什么重要人物吧？”

“最恨这种人。”叮当说，“要摆架子，耍大牌，干吗不自备小型喷射机？”

我笑：“那岂非风流不为人知，犹如锦衣夜行？”

隔壁一位洋太太说：

“可不是！这些人非要令别人不便，才会满足虚荣心。”

叮当说：“所以说可恶。”

我笑：“现在看看是谁暴躁？”

她翘起嘴唇，不语。

后座的外国先生说：“等一会儿迟到客上机，我们该有所表示才是。”

叮当说：“对，我们鼓掌表示欢迎。”

洋太太说：“妙极。”

我招来侍应生：

“到底是谁迟到？为什么要等他？”

侍应生很尴尬，证明我们的猜想是对的。

叮当正色地说：

“就算这架飞机是他的，既然出售机票载客，顾客的权利就大于他。什么意思！”

侍应生低声下气：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已经上来了。”

我转过头去，只见一行五个男人夹着一个女人走进机舱来，我不顾三七二十一，先替女朋友出了这口气再说，一个眼色，头等舱六七个乘客便大力鼓掌。

那五个男人面色发青，又自知理亏，便佯装低头，那女子身穿黑衣，头戴一顶黑色的网纱帽子，看不清楚容貌，独自坐开。

兴奋完毕，我同叮当说：

“很面熟，是不是？”

叮当陷入沉思当中。

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？

可能吗？根本看不清楚她的容颜。

忽然之间我脑中灵光一现，冲口而出——“音乐厅而叮当与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黑衣女！”

我连忙压低声音：

“记得吗？重阳庆子的小提琴音乐厅。”

“香氏企业独自资助的音乐会。”叮当悄悄说。

“香氏——香。”我睁大眼睛：

“叮当，有没有可能？是否会得来全不费功夫？”

“那只撞上来的黑色魔艇。”叮当紧张地说：“我们这是第三次与她交手。

“这次她有什么理由？”

“她根本没有任何理由，她心理变态。”

“叮当，”我笑，“现在是谁武断兼心急？”

“你想想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耀武扬威，唯我独尊，表扬自我这种所作所为，是心理正常的人做得出来的？”叮当说。

我半晌无语。

后座静得很。

叮当说：“幸亏这是个资本主义社会，有钱好说话。”

“可是人家的钱比你多。”

“不，”叮当马上回驳，“我与她所付的飞机票资是同样数目。”

我点点头，“说得好。”

“所以她没有资格叫我们等。”

“算了，”轮到我开解她，“我们已经使得她十分难堪，因她而损失一个愉快的假期。”

其实我与叮当十分臭味相投，两个人都沉不住气，却偏偏对方。

想一想，把头靠在肩膀上瞌睡。

时候也颇恃才傲物，颇有狂态，但情人眼里出西
就算嘴巴上占些便宜，也带些自嘲性质，无伤

大雅。

不比这位黑衣女，简直有点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味道。

也许她已是老太太了，黑色面幕一掀开来，木乃伊似的面孔，会吓得我们大声惊喊。

我们怎能与一位老太婆争持？

但看情形她身型又不七老八十，我偷偷往后面看，没瞧到什么，便起身往洗手间，企图经过她身边瞄一瞄，可是我一站起来，她身边的五名大汉也都忽然齐齐站起来，象肉屏风似挡住视线。

我撇撇嘴，心想：“好稀奇嘛？香饽饽乎？”

叮当象是会读我的心意，闭着双眼，抿着嘴笑，这小娘！

“瞧我的。”她说。

“你有什么好瞧？”

“我去打听她的来龙去脉。”

我拍一下自己的头：

“我怎么没想到，现成放着赵世伯。”

叮当笑：“最好是原机回香港，风帆也不必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她深得我心。

她叹口气：

“这就是我们住在这挤迫的香炉峰下原因之一吧？太热闹精彩的生活，谁舍得放弃？”

下飞机的时候，神秘女子身边仍然挡满保镖，我只看到黑纱被一阵热风带起：

洋太太喃喃的说：

“她以为她是积姬奥纳西斯。”

看来不止我一个人对她有好奇心了。

我与叮当在马尼拉胡混数天便折返回香港，马上捉住赵世伯来查黑衣女家底。

赵世伯人称赵翁，是一个白手兴家的好汉，他有三个儿子，两个留美，不肯回来，一个承继了他的事业，干得有声有色，却又没有公子哥儿的积习，赵三是个极难得的人物。我认识赵三的过程，说来惭愧——开头他对叮当也颇有意思，可以说是我自他手中把叮当抢过来的，但后来大家成为好朋友，进一步也认识赵翁。

赵翁好客、可亲，长者之风表露无遗，他不是寂寞的老人，大家都乐意同他亲近，他的女朋友年轻美貌得令我们小一辈都咋舌。

我探访赵翁那日，叮当有点事，不克陪我。我单刀赴会。

赵翁坐在书房内，豪华四声道音响设备，在遥控设计下千变万化，播出悦耳的音乐。

赵翁在吸烟斗，烟丝甜甘甘的香味令我深呼吸不已。

他“噗噗”地把烟灰敲出来，又再燃上。

“凌小姐呢？”他问。

我说：“叮当她没空，有点事。”

赵翁说：“城里那么多女孩子，就数她有格，中文那么流利，文字在她手中，出神入化，谁敢不看她的作品？”

“赵世伯过奖，也不过是供太太小姐消遣而已。”

“我儿子一直很欣赏叮当，可惜被你追去。不过也罢，你也是个人才。”

“多谢赵世伯。”我微笑。